

談《儒林外史》中的迂儒形象

—以周進、范進、馬二、王玉輝為聚焦

李蕙君

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生

摘要

吳敬梓身在清代盛世，卻花了二十年寫出假托於明代的外史，他以冷靜的筆調、客觀的態度，寫盡當時清代士人在惡劣的政治環境，卑劣的社會風氣下，所顯露出土風敗壞、科舉失利，致士人無惡不作的人生醜態，深刻的反映了當代士人的命運與精神面貌。

本文將以《儒林外史》書中的迂儒周進、范進、馬二、王玉輝為聚焦，探討其迂腐的思想觀念及中舉前後的個性、心態及遭遇，分析這四位讀書人在科舉制度下的形象表現。

關鍵詞：儒林外史、科舉制度、迂儒、周進、范進、馬二、王玉輝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儒林外史與紅樓夢、水滸傳同為中國近五百年來的一流文學作品。而儒林外史不同於其他小說，是一部長篇諷刺小說，作者生動幽默的筆觸，高超的諷刺手法，描寫封建文人精神狀態和生活，是一幅活生生的社會寫實圖。不同於傳統小說說教的窠臼模式，希望藉由反諷的筆觸，來喚起普天之下讀書人的覺醒。也就因此，激起了身為讀書人及從事教育工作者的我，想對這本書的士人有進一步的研究。

儒林外史在反映科舉封建社會或在人物的刻劃上都有逼真的描寫，作者在塑造這些人物形象時，不用主觀的善與惡來評判人物，而是透過他們生活上的言語舉止來呈現他們的思想，充分展現出他們的性格，剖析了科舉制度下讀書人的精神狀況。綜觀前人針對《儒林外史》人物所做研究，為數不勝枚舉。在高節紅的〈從《儒林外史》看科舉制度下的儒林群像〉¹此篇論文中，對其造成儒林群像醜態的根源做了深刻的剖析，文中將根源歸咎於科舉考試制，致使人性發生扭曲，舉出各種儒林怪像，批評科考成了束縛文人頭腦的工具。另在韓繼利的〈論《儒林外史》的悲劇性〉²期刊論文中，作者從悲劇的角度來審視《儒林外史》，而這悲劇的產生歸根究源亦直指八股文及科考制度，藉由一系列士人怪象表現了士人在思想上、人性上的迷失；《儒林外史研究論文集》裡〈《儒林外史》裡迂儒的喜劇形象〉³一文中，作者雖以喜劇性情節來呈現，但真正要表達的卻是充滿悲劇的內涵，這又喜又悲的迂儒形象更加強了我要深入研究的動機。作者以深刻的人生體驗及智慧，加上敏銳的觀察力，用不露聲色的筆觸，呈現真實的讀書人面貌，寥寥數筆，就能讓那群士人活靈活現。《儒林外史》稱得上是中國小說史上出類拔萃的諷刺小說作品，崇高的地位代表了中國諷刺小說的最高境界，自然有其研究的價值存在。

二、研究對象

全書五十六回（也有人認為最後一回非吳敬梓所作），約四十萬字，描寫了近兩百個人，由許多獨立的短篇故事串連而成，並無一個中心人物作主幹，只有某些重要人物，在前後篇都出現，使全書稍微有些聯繫。魯迅說它“全書無主干，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雖雲長篇，頗同短製”⁴。書中有熱中功名的書呆子、魚肉百姓的官紳、沽名釣譽的假名士、思想僵化的腐儒等不同角色，本文以書中范進、周進、王玉輝、馬二為研究對象，從喜極而瘋的范進，撞號板大哭的周進，勸女殉節的王玉輝，到一生沈迷於八股學業的馬二，探討這四位迂儒⁵被科舉封建制度折磨得如痴如狂的迂

¹ 高節紅：〈從《儒林外史》看科舉制度下的儒林群像〉，《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2卷4期，中國大陸，2009年8月，頁77~79

² 韓繼利：〈論《儒林外史》的悲劇性〉，《濟南職業學院學報》2005卷5期，中國大陸，2005年10月，頁27~30

³ 安徽省紀念吳敬梓誕生二百八十週年委員會編：〈《儒林外史》裡迂儒的喜劇形象〉，《儒林外史研究論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

⁴ 魯迅著：《中國小說史略》，北京，北新書局，1925年出版，頁224

⁵ 〈迂儒〉為迂腐不通事理、不切實際的讀書人，也就是守舊固執、言行或見解不能順應時代潮流、不會活用而只會死讀書的書呆子。而正常的儒者在知識的洗禮下，是具有自由思想、豐富學問、高尚品德及健全人格的讀書人。參見〈漢典：<http://www.zdic.net/cd/ci/6/ZdicE8ZdicBFZdic82243616.htm>〉。

此外，筆者以為「迂儒」的特徵與人格障礙類型的「強迫性人格」特點極為相似。「強迫性人格」



腐可憐，及科舉考試對士人們的腐蝕與摧殘。

貳、《儒林外史》的時代背景

一、作者吳敬梓的生平

吳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安徽全椒人，出身於名門望族，清康熙四十年生，死於乾隆十九年。吳敬梓自幼資質聰敏，才識過人，讀書能過目不忘，父親過世時，留下不少產業，但因敬梓生性豁達豪邁、慷慨好施。再加上他喜與名人遊士往來，飲酒作樂，揮霍無度的結果，不到幾年就散盡家財，窮困潦倒。

敬梓曾在二十三歲考中秀才，但後來由於科舉不順，放棄所有考試機會，長期周旋於官僚、清客之中，晚年清貧如洗，靠友人接濟過日，最後客死他鄉。

敬梓的著作有文木山房詩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詩說七卷，已佚。《儒林外史》為其代表作。敬梓在文學作品中寄託理想，這部《儒林外史》是一部以知識份子為主角，並從不同角度來揭示圍繞在知識份子的社會面，在吳敬梓的筆下，這些士人的精神面貌及命運，得到深刻面的反映。

二、關於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是一種以考試來選拔官吏的制度，分童試、鄉試、會試、殿試四階段：

（一）童試：一年一次在各府、州、縣舉行，應試者稱「童生」，童生需經縣、府、院三階段的考試，及格稱「秀才」。（二）鄉試：三年一考，由皇帝選派主考至各省試士，由秀才參試，鄉試合格者稱為「舉人」。（三）會試：由舉人參加考試，在京師舉行，由禮部主持。（四）殿試：由皇帝親試，中試者即為進士，此關在評定等第，不會淘汰。而等第有三：一甲三人，第一名曰狀元、第二名曰榜眼、第三名曰探花，統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統稱「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統稱「賜同進士出身」；錄取此三等第者皆由朝廷授官，官職也不低。⁶

以科舉制度拔擢人才的明代，考試內容與形式以八股文取士，這種文體有一套固定形式句型、句數也都有嚴格規定，內容不得超過《四書》、《五經》範圍，還要模仿聖賢口氣，傳達聖人思想，不管是內容或形式，八股文束縛了讀書人的思想，統治者以此作為箝制知識份子的思想工具。而科舉的背後有實質的名利，讓一般士人不分老少，無不趨之若鶩，因為這是一般平民士人改變命運的一條途徑，但也就因這唯一途徑，讓大家擠破了頭爭取，讓我們看到了當代讀書人為求功名利祿不擇手段的惡行，也產生了不少弊病。

主要特徵是強烈的自制心和自我束縛。他們過份注意自己的行為是否正確、舉止是否適當，因此表現特別死板，缺乏任何靈活性。過多的清規戒律，極度的墨守成規，他們對任何事都謹小慎微，顧慮多端，怕犯錯誤。他們還要求別人根據自己的思想方式和習慣行事，阻礙他人的自由。〈見於陳仲庚，張雨新著：《人格心理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8月，頁391〉

⁶ 吳敬梓原著 涂元齊、林璋改編：《儒林外史》，台北，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8年8月，頁13



作者深切痛恨當時的政治社會的各種腐敗，將他耳聞目睹所見，揭露人生的黑暗面，指責攻擊諷刺對象，盼能透過作品吐露強烈的道德意識，喚起世人的覺醒，並提出理想典型來啓示讀者。於是產生了像《儒林外史》這樣深刻批判的現實主義的諷刺巨著。

諷刺之舉實出於熱心關愛，諷刺作家透過暴露、責難等攻擊方法，乃希望諷刺對象知過遷善。有這種熱情善意的寫作動機，才能寫出理想的諷刺小說。⁷

三、時代背景

外史假托明代，作者煞費苦心，讓小說中的人物生活在明代，但其實真正表現的是作者吳敬梓身處的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士人的言行百態，以下針對其時代背景分述如下：

（一）在政治上：異族統治，官吏貪婪、軍政腐敗

清廷為鞏固政權，皇帝及大權於一身，採高壓政策，刑罰之殘酷集中國歷史上各朝殘暴酷刑之大成，並效法明代以密探監視國人，造成恐怖統治，人心惶惶，彼此互相猜忌。另外，官吏貪婪賄賂以蔚成風氣，即使有重刑大獄嚴懲，仍不能遏阻此歪風，官吏結黨營私舞弊，天下烏鴉一般黑。而中樞朝廷愚昧不明，賞罰不公，人民苦不堪言，所謂「物必自腐，然後蟲生」，清廷之所以衰弊，可想而知。⁸

（二）在社會上：貧富懸殊，風俗敗壞

清初盛世，農業生產復甦，城市繁榮，商業繁盛，高利貸商、鹽商、暴發戶興起，豪強富商又兼併了農民的土地，致農民生活困頓，僅能勉強維生；富者生活豪奢，日用千金，貧富差距甚鉅。

外史所記的貧富懸殊的社會狀況；如寫鹽商的生活豪奢：鹽商宋為富，「一年至少也娶七八個妾」（第四十回），而三十六回記貧農無力買棺葬父，迫得要投水自盡。科舉出身，做官的知縣一年所得一年所得不下萬金，而科舉失意的寒士周進，教館一年只有十二刀「每日二分銀子，在和尚家代飯。」⁹

在衣食難求溫飽的現實壓迫下，士人愈趨勢利現實，影響到士人氣節，致社會風氣敗壞，人民反抗活動愈來愈多，社會動蕩不安。

（三）在文化上：大興文字獄，科舉的毒害

清廷對於士人為嚴酷地統治文化思想，大興文字獄，用以壓制思想反動，文人一觸忌諱，都能羅織成罪，處以酷刑，使士人生活在恐懼之中，唯恐一不小心就大禍臨頭。另一方面，特設博學鴻詞科，延攬優秀士人為其所用，藉此使士人能有出路，士人領受官祿，不再有反抗之念。

7 韓國 吳淳邦著：《清代長篇諷刺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頁5

8 楊昌年編撰：《書生現形記—儒林外史》，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70年3月初版，頁380

9 楊昌年著：《古典小說名著析評》，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83年5月，頁333



在清廷籠絡士人政策中，毒害最大的是科舉制度。科舉制度以八股文取士，八股文讓讀書人花了許多時間、精力在文字的對仗工整，所學十分狹隘，而評取標準不一，中與不中，主觀好惡，有時靠運氣、靠人情、賄賂舞弊等，比比皆是，使得士人不學無品，當新舊思想開始激盪時，這些讀書人仍滿心想經由科舉窄門求取官位利祿，吳敬梓描寫了這些書生的醜態，無不歸咎於科舉之害。

科舉之毒害，有如顧炎武所說：「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于咸陽之郊。所坑者豈只四百六十餘人也。」¹⁰

參、《儒林外史》中的迂儒形象

以下以書中周進、范進、馬二、王玉輝四個迂儒形象為聚焦，探討士人在科舉及禮教制度迫害下的思想觀念及言行百態：

一、思想受禁錮而古板不知變通

（一）對封建禮教、科舉功名的瘋狂執著

王玉輝被科舉折騰三十餘年，做了三十年的老秀才，深深沈迷在封建禮教中，他生平的志向就是要纂三部書：一部「禮書」，一部「字書」，一部「鄉約書」。禮書是將三禮分類如事親之禮、敬長之禮…等；字書是七年識字法；鄉約書是添些儀制、勸醒愚民的書，爲了這三本書，他終日手不停批，就算窮到已不能養活女兒，還要拼老命編禮書，希望能以禮義來教化人心，規範人性道德。但個人實在太過於僵化的思考，固執不知變通，他愛虛偽的名，在良心與禮教的衝突下，竟然讓虛偽的禮教吞噬了骨肉之情，毫無人性的害死了自己的女兒。他失去了做人最根本的良心，等於喪失了他的人格，還談何禮義教化？在封建禮教下，一切綱常倫理實在是虛偽透了。

周進已到耳順之年，歷經幾十次考試，卻還不曾中過秀才，遲遲不得志。多年來，爲了能通過科考、晉身仕途，閉門造車，整天埋首於繁瑣的八股文裡。可悲的是，即使一把花鬚子的年紀，在當時依學校規矩，因周進沒中過舉，即使教了幾年的書，仍只能夠被稱爲“小友”。在科舉制度下，未能進學者，就算年高德劭，地位仍顯卑微，世人視舉業爲顯功立業之事。

一日，好不容易來到夢寐以求的考場逛逛，沒想到一到貢院，苦悶的心情一發不可收拾地宣洩而出。進了龍門，周進看到考試用小房間內的木板，不禁觸景傷情，對著兩塊擺放整齊的號板，不由得心裡一陣酸楚，長歎一聲，一頭撞在木板上，不省人事。同伴們以水灌醒周進之後，看著木板，一頭再次撞了過去，撞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直到口裡吐出鮮血來。周進對科舉考試的執著，怎一個痴字了得！

10 楊昌年編撰：《書生現形記—儒林外史》，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年3月初版，



范進在書中一出場，就是十足寒酸窮書生樣，從二十歲開始應考，共考了二十餘次，屢試屢敗，但仍不死心，落魄的樣子令人同情。

五十四歲那年，在周進的幫助下，范進總算中舉，當消息傳來，范進起初不敢相信，榜單看了一遍又一遍，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著說著，往後一跤跌倒，昏了過去，醒過來的時候就瘋了。散落的頭髮，滿臉的污泥，鞋都跑掉了一隻，兀自拍著手嚷道：「噫！好了！我中了！」范進的瘋，道盡了讀書人的辛酸與悲哀。

范、周兩個同樣命運的讀書人，科考彷彿毒液滲入他們全身細胞，毒化了他們的身體與靈魂，逼著他們不可自拔的拼命向上爬，對功名無止盡的病態追求。他們的一哭一笑，更訴說著這個制度對人性的摧殘。爲了躋身上流社會，他們不顧一切、窮盡一生的力量準備考試，即使讀到頭髮斑白，也不願放棄；喪失了自由的靈魂，也在所不惜；科舉制度爲知識份子的人生寫下一齣又一齣的悲劇。

馬二也參加過科舉考試數次，考過六七個鄉試第一，只是一到會試，就鎩羽而歸。他以爲人生的目的，非學業不可，從對匡超人的對話中可見一斑。

「奉事父母，總以文章舉業為主；人生世上，除了這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不要說算命測字是下等，就是教館作幕，都不是個了局。只是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這就是孝經上所說的『顯親揚名』才是大孝」¹¹

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價值，苦口婆心地勸流落杭州的匡超人：

「你回去奉養父母，總以做舉業為主。就是生意不好，奉養不週，也不必介意總以做文章為主。那害病的父親，睡在床上，沒有東西吃，果然聽見你念文章的聲氣，他心花開了，分明難過也好過，分明那裏疼也不疼了。」¹²

馬二這樣的價值觀顯然是偏狹的，在如此功利的導向下，教育將會失去它原來的意義，由於他對匡超人的一番勸誡，讓匡超人以爲只有讀書做官才能光宗耀祖，雖鼓勵了一個孝子，卻也使匡超人因此在科舉制度下走向人性腐敗的道路，變成一個自私自利、唯利是圖、六親不認的惡棍。

讀書本是一件好事，但從范、周、馬的例子中，我們看到士人們讀書，是爲了做官求名利，且把做官當作人生的唯一價值，這樣的人生觀顯然太偏狹，也成爲許多士人人格扭曲的根源。教育是百年樹人的事業，其目的不應只是在求取功名利祿，更應教人學會做人做事、發展自己的生命潛能，在德智體群美五方面全人發展，才能培養出健全的人格。而在科舉制度下，士人讀書的目的就是做官，至老至死毫無怨尤，這樣的目的實在太短視、太功利化了。

（二）視八股文爲文章的圭臬，其他文體爲雜學：

周進爲了準備科考，終日讀的是四書五經，寫的是八股文，在無聊的教書生涯裡，

¹¹ 吳敬梓著，繆天華校訂：《儒林外史》第十五回，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6月，頁114

¹² 吳敬梓著，繆天華校訂：《儒林外史》第十五回，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6月，頁114



他會的也只是八股文，他認為八股文為文章之所要，為了維護八股文的正統地位，其他詩歌詞賦都是雜學，務名而不務實，在考生魏好古面試時，魏好古自認飽讀詩書、才高八斗，自信滿滿地求周學道面試，卻被潑了桶冷水。

童生道：「童生詩詞歌賦都會，求大老爺出題面試。」學道變了臉道：「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需講漢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他做什麼？況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難道是來此同你談雜學的麼？看你這樣務名而不務實，那正務自然荒廢，都是些粗心浮氣的說話，看不得了！左右的！趕了出去！」¹³

范進的八股文，在周進閱卷時，因其同情心，格外重視范進的卷子，一開始看覺得荒謬不通，看了第二遍稍覺得有意思，直到第三遍才發覺字字珠璣。連周進這樣的學道夫人都得看三遍，才能看出文章妙處，難道這真是天地間之至文嗎？其實，八股文的特色艱澀難懂，范進的文章一遍兩遍讀不出來，說明了他的用典極為冷僻，不脫八股文的本色。而范進除了會做八股文之外，也沒有什麼其他的能事了。

馬二身居學業場中，但因考試失利，只得待在書店負責選編八股文集，把八股文當做一門科學來研究，並把它當做求取功名的不二武器。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而今甚麼是書？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¹⁴

此文章選本指的就是八股文。他以極嚴肅的態度來批選文章作為範文，讓考生模仿，常常批一個評語，要批到半夜仍不肯苟且下筆，三百篇文章要批兩個月，認真的態度卻成了他特有的迂腐。他認為八股文的理法不可帶注疏氣、不可帶詞賦氣，否則就少些文采，礙了聖賢口氣，認定文章若寫到詩歌詞賦去，便壞了心術，對於八股流變，什麼「本朝洪、永是一變，成、弘又是一變」，講得頭頭是道。在書中，任憑馬二遇到誰，開口必是八股的理法，他對八股的熱愛，簡直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

科舉考試的內容與形式都有嚴格限制，內容以四書五經為主，形式以制式化的八股文文體為主，只能代聖人立言，不能有自己的創見，而考生只要加以背誦、模仿佛古人的文章，套用既定的格式，或有僥倖中舉的機會。文章寫得好不好，不但與人品毫無關係，也無法與學問多寡畫上等號，這種拘泥於空洞形式與陳腐內容的考試制度，不過是讀書人獵取功名的途徑。他們讀書只為求官，制式化的考試模式只會讓人思考更僵化，千篇一律的章法，沒有自己的真知灼見，讓人失去創造力，內容又與修己治人的學問毫無關係，一旦當上官，真有治理老百姓的能力嗎？八股文成為朝廷箝制士人思想的工具，阻礙了學術發展，社會當然不會進步。

¹³ 吳敬梓著，繆天華校訂：《儒林外史》第十五回，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6月，頁19

¹⁴ 吳敬梓著，繆天華校訂：《儒林外史》第十五回，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6月，頁114



二、智慧被蒙蔽而處世迂腐：

（一）生活無知無能，不諳生活情趣：

周進與范進兩人有著相似的背景，出身貧寒，從年輕時開始參加考試，屢試不第，在生活上也無其他謀生能力，除了以教授八股之外，一無所知，一無所能，似乎只為考試而活，堪稱生活白癡。

周進在薛家集當了一年的老師後，因呆頭呆腦，不懂得人情世故，眾人把周進辭退了。周進被學堂解聘後，在家艱難度日，不知何以謀生，還得讓姊夫出主意：要他同自己一起到城裡做買賣尋碗飯吃，真是悲哀！

而范進雖年過花甲，三餐仍靠母親張羅，到出榜那日，家裡已沒有飯米。這時的范進手足無措，要等母親吩咐，才慌忙抱了雞出去賣。可是他畢竟沒做過買賣，一步一踱的，東張西望，瞧他笨拙的樣子，賣了半天還賣不出去，從此可以看出，他平日只會讀書，一點謀生技能也不會。其昏昧無知在之後主持一省學政時，竟不知蘇軾是誰，還錯把蘇軾當今人，顯露出其知識貧乏的一面。

同范進一樣，馬二先生也從來沒聽說過著名女詩人李清照、朱淑真、蘇若蘭的名字，八股士子見識之淺薄，真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再從“馬秀才洞遇神仙”看看馬二先生的無知：一個小有名氣的八股文編輯家，竟然會相信自己遇到了三百多歲的神仙，還相信洪憨仙給他的黑煤，可以煉出紋銀，相信神仙有點鐵成金之術，實在荒謬。另外，在淨慈雷峰樓上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書，馬二撞見時，宛如見到皇帝本人一樣畢恭畢敬。

馬二先生嚇了一跳，慌忙整一整頭巾，理一理寶藍直裰；在靴桶內拿出一把扇子來當了笏板，恭恭敬敬，朝著樓上揚塵舞蹈，拜了五拜。¹⁵

他面對的只是字像並非皇帝本人，卻像傻子似的當面朝聖一般跪拜，真個是無知的愚民。他對八股文以外的東西似乎毫無興趣，對事物的理解也停留在呆板的認知裡。

馬二遊天下第一個真山真水的西湖時，原以為可以增添文思，但走遍十景，對美的感受毫無知覺。全文裡，看不到一個擅作文章者對著美景吟詩作賦。在湖邊，他注意到的是：滾熱的蹄子、海參、糟鴨、鮮魚……讓他望著直流口水，什麼湖光水色他都不在意。令人流連忘返的山光水景，他卻嫌走也走不清，甚是厭煩。還急著問：「前面可還有好玩的所在？」到了淨慈寺，看到熱騰騰的燕窩、海參，馬二又羨慕了一番。不管在西湖邊賞景或山頂上觀湖，吸引他目光的、會令他駐足欣賞的，不是美景；腦海裡想的，都是能填飽肚子的食物，足見老八股迷之俗不可耐，一點生活情趣都不懂。對馬二而言，舉業為上的功利觀，讓他瞧不起與八股文無關的詩詞歌賦，排斥一切生活美學，再美的景色、再悅耳的音樂，對他而言都無意義，他心裡想的只有功名富貴。

在科舉八股取士的風氣下，士人讀書只重視考試內容：《四書》及《五經》，對於超乎考試範圍的知識毫不在乎，容不下與八股價值不吻合的東西，其他知識毫無涉獵，不重其他能力的培養，這種應試制度的弊端日益突顯出來，士人讀書至上的錯誤價值觀，

¹⁵ 吳敬梓著，繆天華校訂：《儒林外史》第十四回，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6月，頁106



加上僵化的思考模式，與實際的生活知能完全脫節，不探求其他自然科學領域的知識，見識淺薄，連一般知識也十分貧乏。一個讀死書的人，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又缺乏創新精神、活化知識的能力，理論脫離實際，讀再多的書不會活用也是枉然，導致成為除了八股，一無所知，一無所能的生活低能兒，教育學習應該是多元發展的。

（二）喪失人格尊嚴，壓抑正常人性

周進，一個窮秀才，帶著一身自卑感，受盡嘲弄，窩囊的過日子。明明是招待他這個老師的酒席，一桌子的葷食讓吃素的他一箸也不會下，還想到一字至七字詩來揶揄他。

猷！秀才！吃長齋！鬍鬚滿腮。經書不揭開，紙筆自己安排，明年不請我自來！¹⁶

身為學堂的老師，卻被這般嘲弄，更遑論尊師重道的明訓了。後來，眾人湊銀子讓他捐一個監生資格以進場考試時，他又連忙爬到地下磕頭，這樣不尋常的舉動，完全失去人格尊嚴，真是科學制度下愚蠢的可憐蟲！

再看看范進，年過半百，尚未得志，在家中早已失去威嚴，尤其是他的岳父胡屠戶視他如糞土，處處刁難他，即使在范進取得秀才之後，依然得受其冷嘲熱諷。

胡屠戶道：「我自倒運，把個女兒嫁與你這現世寶窮鬼，歷年以來，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積了什麼德，帶挈你中個相公，我所以帶個酒來賀你。」¹⁷

范進想要繼續參加鄉試考舉，因沒有盤纏去找丈人商議，卻又被老丈人一口啐在臉上，罵得狗血淋頭。後來范進瞞著丈人到城裡參加鄉試，出了場已餓了兩三天，回家又被胡屠戶罵了一頓。

「你自己只覺得中了一個相公，就癩蝦蟆想吃起天鵝肉來……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拋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吃！趁早收了這心……」¹⁸

范進與周進歷經多次落榜，而導致信心受挫，甚至得忍受人前人後的嘲笑與歧視，但對於這一切，兩個卑怯的儒夫，竟沒有憤怒，沒有抗議，只有默默承受，甘盡屈辱，早已失去一個正常人最起碼的人性尊嚴。在這種情形下，仍想盡辦法赴考，如此違反人性，糟蹋尊嚴，卑微的奴才相，只為他們對功名的瘋狂追求。

馬二是個古板老成持重，不解風情的人，在書中提到：即使女人從前方走過，他能視若無睹，只顧著大吃大喝，堅持不與女性打交道。

在吳山，走渴了想喝茶，“見茶舖子裏一個油頭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吃茶。馬二先生別轉頭來就走，到間壁一個茶室泡了一碗茶”¹⁹

在傳統禮教的束縛下，馬二恪守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箴規。

¹⁶ 吳敬梓著，繆天華校訂：《儒林外史》第二回，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6月，頁12

¹⁷ 吳敬梓著，繆天華校訂：《儒林外史》第三回，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6月，頁20

¹⁸ 吳敬梓著，繆天華校訂：《儒林外史》第三回，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6月，頁21

¹⁹ 吳敬梓著，繆天華校訂：《儒林外史》第十四回，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6月，頁107



那些富貴人家的女客，成群逐隊，裡裡外外，來往不絕，都穿的是錦繡衣服；風吹過來，身上的香，一陣陣的撲人鼻子。馬二先生……橫著身子亂跑，只管在人窩子裡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²⁰

在書中，人性最徹底被殲滅的非王玉輝莫屬了。

在他的女婿病危時，女兒傷心欲絕，並且表示輕生的念頭以追隨夫婿，女兒的公婆驚得淚如雨下，再三不肯答應媳婦做此傻事，沒料到王玉輝聞知，竟對親家說：

「親家，我仔細想來，我這女兒要殉節的真切，倒也由著他行罷；『自古心去亦難留』。」因向女兒道：「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反阻攔你？你竟是這樣做罷。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親來和你作別。」²¹

其妻痛哭流涕，連忙叫了轎子到親家家裡，欲勸阻女兒，女兒執意絕食，把母親累得病倒，王玉輝卻在家依舊看書、寫字，候女兒信息，似乎在等待女兒餓死的「佳音」，實非人之常情，當女兒絕食而死時，竟然對著哭得死去活來的妻子說：

「你這老人家真正是個獸子！三女兒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這死的好，只怕我將來不能像他這一個好題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²²

這殺人的禮教讓他罔顧骨肉之情，他的理智完全被虛名的封建禮教所蒙蔽了，無情無義的行徑令人匪夷所思！這個一生志願編說教書的老秀才，盲目地講求禮教，深深沈迷在封建禮教中，卻成了封建禮教的受害者，喪失了一般人性，在此將傳統禮教的虛偽揭露得淋漓盡致。

女兒逝後兩個月，官府批准下來，製主入祠，門首建坊。這是王玉輝日夜企盼的「牌位」吧！真是令人不勝歎噓，相較於他在訪友時，得知老友已死，幾次在老友靈柩前痛哭失聲，還含淚上船離開，女兒得以入主女祠的虛名，勝過失去骨肉情之痛了嗎？這樣活生生、血淋淋會吃人的禮教，不就是一個罪惡的制度嗎？由此說明了當時禮教意義的被曲解與誤用，以編纂禮教之為書名的呆儒王玉輝，竟讓自己的女兒死於僵化的禮教制度下，實是泯滅人性之舉！

像馬二、王玉輝這樣嚴謹的人格，他們總是過於要求自己的言行是否適當，是否合乎規範，所以表現行為特別死板，不知變通，欠缺靈活性，安分的守著紀律與制度，墨守成規，對任何事總是戰戰兢兢、深思熟慮、害怕犯規，不僅對自我要求高，也以同樣的標準希望別人能依照自己的想法和習慣行事，從現代心裡學的角度來看這兩位迂儒，顯然在傳統禮教及僵化的科舉制度下，思想被禁錮，人格受到了扭曲，以他們具有的行

²⁰ 吳敬梓著，繆天華校訂：《儒林外史》第十四回，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6月，頁106

²¹ 吳敬梓著，繆天華校訂：《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6月，頁359

²² 吳敬梓著，繆天華校訂：《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6月，頁359



為特點觀之，被現代心理學者歸類為「強迫型人格障礙」²³，而非健康、成熟的成人性格，無怪乎他們會做出如此不通情理之事了。

三、中學後受世俗薰陶而虛偽現實

中學之後的周進、范進，儼然成了封建社會的新貴，接踵而至的富貴功名，讓原來單純、懦弱無能的讀書人在世俗的薰陶下，不知不覺染上虛偽世故的性格。

周進在評范進卷子時，特地將范進的卷子一看再看，艱澀難懂的內容，雖讓他似懂非懂，但基於「可憐他苦志」吧！看了三遍後，終究填了第一名給范進，這不但暴露了八股考試毫無一定標準，中與不中，全靠考官主觀好惡的缺點。另一方面，也顯露出周進在考上後濫用權勢的一面。

在得知范進高中之後，張靜齋馬上到府攀附道賀，范進假惺惺推辭後，還是接受了張鄉紳送錢送房子的賀禮，什麼「晚生久仰老生……」、「幸得出老先生門下」的話，未進官場，就已學會官場那一套官話。科舉制度下功名至上的錯誤價值觀，讓人一旦得取功名晉身仕途之後，原先追求的功名變為富貴利益，以至於產生「為了個人利益可以不擇手段」的想法。雖說他不得不為母親守孝的情況下，放棄當年考試，但當張鄉紳建議到湯知縣那打秋風時，他也欣然接受，索性「三載居廬」的事暫拋耳後，眼前利益為重，跟隨張鄉紳到處打秋風。遇到嚴貢生送上的大魚大肉，他並未拒絕，但稍後在湯知縣面前又裝模作樣，以「先母見背，尊制丁憂」為假名，不用銀鑲杯箸，非白色筷子才動箸，正當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擔心自己未備素菜而招待不週時，卻偷偷看見范進從燕碗裡撿了一個大蝦圓子送進嘴裡“²⁴真是虛偽到家，這就是所謂文人無行吧！後來范進任命山東學道時，因恩師周進特別託付他要提拔荀玫，范進果真假公濟私來報答周進對他的知遇之恩，從此看出，原先單純憨厚的性格早已不復見，人品也日漸沉淪了。

周進和范進都是出身貧寒，暮年得第的書生，在窮困潦倒不得志的時候，卑微地忍受眾人的歧視與嘲笑，但在中學之後，週遭阿諛奉承者，不請自來。如周進放榜之日：

汶上縣的人，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認相與，忙了個把月²⁵

范進中學之後，張鄉紳馬上捧著銀兩來祝賀。

自此以後，果然有許多人來奉承他：有送田產的，有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為僕，圖蔭庇的，到兩三個月，范進家奴僕丫鬟都有了。²⁶

而范進的老丈人胡屠戶，從對女婿不屑一顧的態度而有 180 度的轉變，把女婿當作文曲星下凡似地，以前罵他是「現世寶窮鬼」、「爛忠厚沒用」的女婿，這下子卻「賢婿」、「老爺」的叫個不停。

23 參閱：陳仲庚，張雨新著：《人格心理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8月，頁391

24 吳敬梓著，繆天華校訂：《儒林外史》第四回，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6月，頁31

25 吳敬梓著，繆天華校訂：《儒林外史》第三回，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6月，頁18

26 吳敬梓著，繆天華校訂：《儒林外史》第三回，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6月，頁26



「我的這個賢婿才學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裡頭那張府周府這些老爺，也沒有我女婿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²⁷

兩人所受到的風光待遇，與昔日的貧困、屈辱如天壤之別。科舉考試讓人嘗盡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當你有錢有勢時，別人就自動找上門逢迎諂媚；落魄失志時，人們就冷淡對待，深刻地揭露了當時趨炎附勢的社會風氣。

肆、科舉考試及八股文對於士子認知與價值取向的影響

科舉考試既已成為清代的知識分子取得功名地位的唯一出路，它就像是一道通往富貴功名的鎖鑰，開啓它，如同敲開幸福的大門，從此榮華一生。然而在這追求功名利祿的過程中，也因為這僵化的考試制度產生了奇特的迂儒形象，以下將探討這樣的考試制度對於當代士子所造成認知與價值取向的影響：

一、八股文的形式和原理對於士子認知與價值取向的影響

以固定的形式、句數、句型為考試內容的八股文，等同把中國文字的敘述模式帶入一條死胡同裡。極端嚴格的制式化，要求應試者在一定的時間內，以既定的特定套數「代聖賢立言，過於僵化的官樣文章，造成讀書人為了考取功名，只專研八股文的內容四書及五經，遵守「死法」、按照一定的格式為文，只知道背誦及模仿，不敢自由發揮自己的見解，完全扼殺了作者的創意。考生們在嚴格的文體結構下，精心琢磨、操弄文字遊戲，束縛了士人的想法，無視作者靈性的匠心獨具，也抹煞了文學中最具生命感及魅力的體驗，如此的結構「死法」，禁錮了作者的創造力，也造成了學術文化界的荒蕪。誠如楊義所言：

八股文之所謂「真實本領」，實際上是以功名利祿為誘餌，驅使成千上萬的士人接受「四書五經」思想和朱熹解釋，在過度的文章技巧壓迫中掉入「死法」的陷阱。這作為少數幾個人的遊戲筆墨未嘗不可，但作為代復一代的知識者階層的命根子所在，其弊端之甚不能不令人怵目驚心²⁸。

八股文宛如一道枷鎖，強烈的禁錮了中國士人的思想。八股文之戕害人才，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二、科舉取士文化對於士子認知與價值取向的影響

在科考制度下，科舉方式已成為十分重要的官員選拔制度，成為社會上晉升階級的主要手段，傳統士人的價值取向，一切以仕途為讀書的最終目的。所謂「學而優則仕」²⁹的封建時代，科考成了士人入仕的敲門磚，也因此，讀書人畢生為科舉功名而奔波，

²⁷ 吳敬梓著，繆天華校訂：《儒林外史》第三回，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6月，頁24

²⁸ 楊義著：《中國敘事學》，大林，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6月，頁119、121

²⁹ 潘重規著：《論語今注》，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3月，頁425，子張篇19.13，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對功名利禄趨之若鶩，士人們終日埋首於迂腐的八股文，其眼界、創造能力大受限制，讀書只為做官，光耀門楣，這種急功近利的心態，使士人心性麻木，完全不管其他與學業無關的學問，科舉不考的知識棄之不顧，一切跟著考試制度而走，這也違反了教育的初衷。再則，讀書人全心全意鑽研八股文的寫法，他們只讀考試用的書，對政治、社會漠不關心、缺乏實務瞭解，更遑論處理一般人情世故，以致於造成他日為官，缺乏足夠的生活知識來應變，成為不通時務而十足笨拙的科舉奴僕。

科舉成了教育的手段，也成為教育的目的，讀書人認定參加考試中舉業，才能改變自身的命運，他們秉持「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信念，對做官充滿期待及迷戀，即使經過了一千多年，中國人這種傳統的應考心態仍深深遺存，不管我們的教育政策如何改變……

伍、結語

在書中，迂儒們的思想在科舉封建制度的控制下，任由八股科舉擺弄著他們的命運，它成了一股莫名的力量，主宰著士人們一生的榮辱、貧富。看看周、范進二人，一輩子被科考控制，讓自己變成頭腦簡單、淺陋無知、不問世事的書呆子，將人生的全部價值和意義都投注在科舉考試上，成為科考制度下的俘虜；而馬二朴廩二十多年始終沒中舉，卻也毫無怨言，還死心塌地為八股奉獻心力；王玉輝這位禮教的篤信者，絕情的鼓勵女兒殉節。在如此閉塞的制度下，造就了這一群麻木不仁、迂腐可笑、荼毒社會的庸才。吳敬梓毫不留情地將造成這群儒林迂象的罪魁禍首直指科舉八股制度本身。

孔子在評論讀書人的品格的時候曾說：「對自己的行為應有羞恥心。」讀書人為國家的棟樑，如果做官的人品行不良，昏昧無知、貪污賄賂、欺壓百姓，無惡不作，人民上行下效，天下哪有不混亂，國家又怎麼不滅亡呢？剖開《儒林外史》的社會實況，是如此不堪的局面，也就因此，種下了清代衰亡的禍因。

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將他親身所歷所聞，以敏銳的觀察力，絕妙的文筆，寫盡士人百態，寫科舉制度的毒害，偽君子的庸俗可笑，貪官污吏的卑劣無恥，呈現了一幅活生生的社會面貌圖，它逼真的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黑暗面。再看看相隔幾個世紀後的當今社會，我們的科技發達了，生活文明進步了，但我們的心性是否也提昇了？也許在每日上演武打秀的議會上，我們可以找到答案。那似曾相識的畫面，似乎早已充斥在我們的身邊，在政治上，官商勾結，徇私舞弊；在社會上，多數人唯利是圖，處處瀰漫營利氣息；世風日下，人心澆薄，自私自利，道德淪喪，怎不令人憂心忡忡？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在，高學歷的人才比比皆是的當下，我們是否應該重新審視這部以知識份子為主角的亂史，從中得到教訓。「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已不合時宜了，在現代，讀書受教育已經成為一種普通現象，讀書固然重要，但並非是最重要的，如果沒有高尚的品德，就算擁有再高的學歷也是空談。教育不應該只是教學生讀好書而已，更應該重視多元能力及品德的培養，這樣我們的社會才會更有希望、更進步，才能重造光明燦爛的新時代。



陸、參考資料

【專書】

1. 安徽省紀念吳敬梓誕生二百八十週年委員會編：《儒林外史研究論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
2. 吳敬梓著，繆天華校訂：《儒林外史》，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6月
3. 吳敬梓著：《儒林外史》，高雄，大眾書局，1975年4月
4. 孟瑤著：《中國小說史》下冊，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1年4月
5. 張國風著：《儒林外史的人間》，台北，遠流出版事業，1992年9月
6. 張俊著：《清代小說史》，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
7. 陳文新 魯小俊 王同舟著：《明清章回小說流派研究》，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3月
8. 陳仲庚，張雨新著：《人格心理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8月
9. 楊昌年編撰：《書生現形記—儒林外史》，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70年3月初版
10. 楊昌年著：《古典小說名著析評》，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5月
11. 楊義著：《中國敘事學》，大林，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6月
12. 韓秋白、顧青著：《中國小說史》，台北，文清出版社，1995年6月
13. 吳淳邦著：《清代長篇諷刺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
- 14.

【期刊論文】

1. 高節紅：〈從《儒林外史》看科舉制度下的儒林群像〉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2 卷 4 期，中國大陸，2009 年 8 月
2. 韓繼利：〈論《儒林外史》的悲劇性〉濟南職業學院學報 2005 卷 5 期，中國大陸，2005 年 10 月

